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二四四號　今日出版一中張　發行人　潘梓年

明日雙十國慶 戲劇界上演名劇

（中央社訊）明日雙十節，爲第四屆戲劇節，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特訂是日下午三時在一園戲院舉行紀念大會，六時起在中山公園舉行焰火遊行大會。十一日起至十六日止，各戲院上演名劇，舉行紀念公演，有中國萬歲劇團之「秋收」，中華劇藝社之「大地回春」，中央青年劇社之「北京人」。又中國製片廠中國萬歲劇團響應一元獻機運動，並紀念第四屆戲劇節，特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在中一路抗建堂公演陳白塵近著三幕喜劇「陌上秋」。由馬彥祥導演，張瑞芳、秦怡、錢千里等合演。票價爲三元，五元，榮譽券分十元，二十。

（又訊）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爲慶祝國慶并節文化界擴大晚會，定今（九）日下午七時在實驗劇院舉行，已邀文化界人士參加。又中國科學化運動協會與該會主辦之國防科學展覽會，明起假……中央圖書館舉行展覽三日。

寇雜誌亦承認 德閃擊動力弱化 侵入蘇境愈深將愈感困難

（塔斯社東京八日電）九月號「日本公論」雜誌內載中山論德蘇戰爭之進展一文。中山稱：德軍之閃擊，其動力在西線曾有充分之表現，今則向蘇軍堅決之抵抗時，似已衰弱矣。蘇軍不斷進行生死之激戰，對於需要休息之德軍，實係不利。德軍侵入蘇境愈深，則欲以兵器與軍糧供給其前衛部隊即愈必愈感困難，而莫斯科一帶之戰局形勢，反使蘇聯能提高其防禦力量。

（中央社倫敦七日合衆電）消息靈通之非英籍觀察家，認爲此後三週內之蘇德戰局，或將決定希特勒是否能打倒蘇軍之抵抗力，或僅將全冬而演成一徐緩之消耗戰。倘此後三週內之德國第四次攻勢不能完成，仍遭遇蘇軍之堅強抵抗，則對歐戰全局或將有重大影響。

宜昌近郊我奏捷 克復東山寺等重要據點 鄭州方面我敵仍相持中

（中央社宜昌前線八日電）我鄂西鄂北豫南策應湘北作戰之各路部隊，自東復宜昌近郊東山寺、慈云寺、茶店子、揚岔路、鎮鏡山等據點，……

（中央社長沙八日電）沿宜沿襄江北岸敵，大部已竄過新牆河北岸，……

（中央社長沙八日電）此次湘北會戰，我神鷹空軍出動頻繁，協助……

（中央社洛陽八日中午十二時電）鄭州方面戰事，七日午至八日晨……

美將增強物資援華 大批飛機機器明年交貨 增防菲島正積極進行中

（中央社華盛頓八日合衆電）陸軍參謀部……

英報盛譽 我抗戰必勝 促英加緊援華

古巴舉行一碗飯運動

美援蘇撥款案 衆院成見可望打消

阿代表呼籲美蘇合作

禁復興與銀公司援蘇案遭否決

羅斯福晤國會領袖 續商修改中立法 政府與國會意見尚未趨一致

（中央社華盛頓七日國際電）關於修改中立法一事，羅斯福與國會領袖在白宮兩小時半之會談中，並未能商得一致意見。……

英美荷印全部對日禁運汽油

北路德軍攻勢大挫 敖德薩蘇軍仍堅持作戰中 布利楊斯克一帶發生激戰

美國廿八屆貿易大會揭幕

南國游擊隊 聲勢愈益浩大 已將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門的內哥羅大部領土之侵略軍肅清

美青年代表大會 舉行保美援蘇六週運動 號召全美青年反希特勒

蘇京近識 大雪紛紛

列寧格勒州 敵後遊擊隊 創輝煌戰果

蘇聯闢謠 對伊絕無領土要求

芬拒英照會 英尚未接正式答覆

日寇經濟 更入緊迫狀態

大西洋海戰鬆弛 合衆社漢德森之報導

匈牙利全國 遍設集中營

被敵拘禁 東京英僑二人

反侵略分會 常務理事會

邊疆宣傳成績斐然 戰區兒童團深入夷區宣傳

簡訊

今日預展 蘇聯婦女照片

反對侵蘇 被處死刑 羅爾領十二人

捐款慰勞 華僑匯巨款

戈培爾發熱昏的譫語

——真理報的論文——

德軍在俄羅斯的田野上已血流遍地，然戰事的結束，還是遙遙無期。嚴寒的困苦艱難正方興未艾。深刻的汛張，厭戰和冷淡的心情，在德國普遍地發展着，這原是極其自然的。這種心情，直接威脅到血腥的法西斯制度及其無窮的戰爭的存在，並且要求採取緊急的措置來撲滅這種心情。這就是戈培爾和希特勒十月三日專為所謂冬賑運動發表演說的基本原因。

九年來納粹每年都要舉行冬賑運動，單單這一件事實，也就足以認定他們的確不能用普通的方式來保證人民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戈培爾用數字要戲法，想藉此表示冬賑的基金用得多麼廉潔不苟。但是無論怎樣努力彌縫，還是決不能使人信服的。德國人民中間不斷地傳說着：希特勒偉大的宮殿叫做『新總理公署』的，就是用冬賑基金建造的呀，而戈培爾的冬令別墅，大家就都稱它叫『冬賑別墅！』

戈培爾竟不打算引證一件事實來支持他的胡說霸道的武斷，他說『納粹已保證德國母性和兒童必能獲得一切必要的保護和援助』。他真是大言不慚呵！他說：一百五十萬兒童，五萬母性，六十萬失傷的人，已從最常受轟炸的各省疏散。但是我們知道住在德國西北各省的婦女，不下一千五百萬名。所以僅五萬名，顯然只是由法西斯將級官員的太太們構成的，而不是普通德國婦女。

但是，當這位卑賤的小丑做文章說到蘇聯青年和婦女的地位時，他就完全受他的幻想支配了。我們從戈培爾嘴裏知道蘇聯六千萬名青年中間，有三千五百萬名是患肺病的，在蘇聯『對於孕婦是毫無保護的』等等。而這種想入非非的讕語，是從德國人的『部長』嘴里說出來的呀！

每個人都知道：全世界的婦女和兒童在別的任何國家里，決沒有像在蘇聯這樣地周密受到保護，時時為人關心的。蘇聯政府對兒童和少年的保健費以及教育費，是決不節約的。單說今年，蘇聯政府就撥了卅四億盧布做兒童保健費。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八屆大會通過四百七十八億盧布的社會與文化服務費，其中二百六十億盧布是教育費。這些經費主要是供蘇維埃年青的一代教育和保健事業而用的。一九四一年用四十五億盧布做多產母性的津貼。蘇聯常設的托兒所已約容一百萬兒童，季節托兒所約容四百萬名。市區的嬰兒百分之九十六都是在產科院里出生的，鄉區的嬰兒三分之二也都是在醫院里或產科院里出生的。所有孕婦都由產科中心機關負責監護。設有六千多個一歲以下嬰兒幸福中心。

肺病在蘇聯表現顯著的不斷在減少。關于紅軍徵兵成績的統計數字，便是蘇聯在青年保健與教育方面都有偉大成就的說明。因為體質關係而不准入伍的，所佔百分數渺不足道。我紅軍每年都不斷得到新的、壯健的、體格適宜的生力軍。德兵以自身所付的極大代價，證明這一點，已不只一次了。所謂蘇聯三千五百萬青年患肺病這種白痴的話，也只有在戈培爾發熱昏神志不清的心裏才會胡思亂想出來呵。

A·托爾斯泰自傳

（續完）　靖華譯

一九一〇年秋天，我寫了後來入到『在老菩提樹下』書中的第一個中篇，這部書是寫一部份地主貴族生活的代表者，他們變成了新的大地主——商人，經營大規模的農業投機。改用進步的農業方式的，半種的榮譽到農政局的貴族，在我的書裏沒有提到，因為我不知道他。

後來寫了兩部長篇：跛子老爺和怪人，同樣描寫我童年的環境和熟悉的我的鄉人。一期的創作，到這裏算結束了。

我較取了這題材。現在我就一直來到現代問題上。於是我就遭到慘敗了。關於現代性的中篇和短篇都失敗了，都是非典型的。現在我明白這原因了。我是種族生活在狹窄的圈子裏，這派的反動的藝術，不能反映動亂的，戰鬥的，狂熱的，迎接革命的現實性。

象徵派入到抽象的，神秘裏去了，他們坐在『象牙塔』裏，在那裏等待那不可避免的事件的來臨。

我愛生活，我不願全付的心力反對抽象，反對唯心論的人生觀。可是，在一九一〇年，那對我有益的，到了一九一三年，反損害了我，阻礙了我了。

我很明白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從來工作得很多，現在更其迫切的工作着，可是我依然沒有見到真正的國內的生活和人民。

大戰起來了。我做了『俄國新聞』的通訊員，到前方去了。到過英國和法國（一九一六年）。沙皇的檢查官不允許我把我所見的和感受的，都盡力的說出來。那時，只有我[illegible]短篇小說收入了我的文集裏。

可是，我看見了真正的生活，我從我身上脫去了扣得緊緊的象徵派的黑外衣，我參加到生活裏。我看見了俄羅斯的人民。我從二月革命的頭一月起，我就對大後[illegible]的題材着手了。

俄國語言的寶庫，帶着一切的光彩，帶着全部的天才的力量，在我面前揭開了。我終於明白了藝術詩句里的秘訣。

作為一個劇作家的我的戲曲工作的開端，是在大戰的初期。在這個時期——在一九一三年——我寫了一個喜劇劇本，曾出演於莫斯科。這是關於貴族頹廢的舊題材，不過應當補充一句，就是她透過滲透着現代性的風味。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我寫了，我出演了四個喜劇：射擊、家燕、火箭及春花。

從十月革命起，我又回到散文上來，寫了我的彼得的日子的初稿，寫了中篇哀情，這是在十月革命的霞光的照耀下，對俄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illegible]的嘗試。

一九一八年，我帶着家眷去到烏克蘭，冬天到了奧得賽，在那裏寫了一部喜劇愛情是黃金的書和中篇小說加利奧斯特洛。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我最初住在巴黎，後來住在柏林。在這幾年，我寫了長篇小說在苦難裏行進（第一部姊妹們），中篇小說尼開泰的童年，洛西季的冒險及開始了繼續多年的一作大的工作，——就是把我到現在所寫的一切寶貴的東西，重新改造了一番……

再後來，寫了：長篇艾慰達，中篇不幸的禮拜五，安娜．里沃的殺害及床下發現的手稿——這是這幾部作品中題材較大的作品。在那裏，我結束了尼開泰的童年和三部曲在苦難裏行進的第一部。在這幾年，我寫了幾篇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作品。

一九二三年春天，我帶着家眷，回到了蘇聯。

回到故國以後，寫了兩部作品：中篇伊畢庫斯和一個不大的中篇藍的城，這是到烏克蘭旅行的結果寫成的。（幾個不大重要的短篇，未算在內）。

從一九二四年起，我又回到戲曲上來了：滑劇洛鬼的騷遜，話劇換后的謀叛，阿寧夫，喜劇諸子哀的奇蹟，還有喜劇的改編：機器的暴動，安娜．克里絲吉和精幹的人（按加仁克里威爾改編）。

一九二六年，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加林工程師的雙曲線體。過了一年，我開始了在苦難裏行進的第二部——長篇十八年。

同時，我停止對我以前所寫的作品的修正和改作。

一九二九年，我又回到[illegible]帝的題材上來，寫了一個劇本[illegible]。一九三〇年，寫了長篇小說彼得第一第一卷。過了一年半，寫了一部長篇[illegible]。最後改作了以後，名為亡命者，揭得第一第二部。這時期，寫了幾個中篇，其中較有意義的為古略和臨毒的人。

近年來，除了文學以外，我還作社會活動。我曾被選為列寧格勒蘇維埃委員，後來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普希金學會主席等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當選到莫斯科。一九三九年被選為蘇聯科學院正式會員。

一九三五年，我開始寫糧食（保衛察里津），這是介於兩部長篇小說十八年和十九年之間的必需的一種過渡。糧食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完稿。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寫了劇本[illegible]之路，這劇本在那年十月完稿。這劇本是取材於一九一九年十月的，當時的國家是處在國際干涉的鐵的包圍裏。列寧和斯大林是這劇本的主要人物。

同這劇本並行的，我對於兒童戲版所預備了五卷俄國的民間文學（第一卷已經預備好了）。我反對改作故事，不過把存在口頭故事的真純，把故事去掉偽造鍍，歸入到一個主題裏——保存着民族的哲學的一切的特點。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組織了一般人（普希金學會的會員們），為中學教科書——蘇聯各民族文學史。

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寫完了三部曲在苦難裏行進的第三部。這是我的三部曲中的最大的一部。她叫做陰暗的早晨，在這裏，我敘述着，內戰的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及反革命的消滅。

現在我着手寫一部取材於伊凡．格洛茲雷時代的劇本。從一九四二年起，在新世界雜誌上，將開始發表彼得第一的第三部。

為了自己的文學工作，我在一九四〇年得了『列寧勳章』。

一九四一年，我的長篇小說彼得第一獲得了最高的獎——一等斯大林獎金。

·托爾斯泰·

更正

七日本版『共產主義與馬列主義』一文第一欄第六段九行及二十一行『戰略與戰術』一語為『戰略與策略』之誤，特此更正。

蘇聯對外文協會主席致中國友人書

最敬愛的×××先生！

我們非常愉快的在中蘇文化雜誌上看到你對於我們的作家V．卡捷耶夫作品的卓絕的翻譯。

可惜V．卡捷耶夫目前不在這裏，不能夠親自對你表示自己的謝忱。

在那樣親善的文學譯著上，在我們今天，在友誼的兩大民族文化接近的事業上，你的富於成果的工作，是有巨大意義的。

自從希特勒的匪徒向我們的神聖的土地，作背盟忘信的進攻以後，對蘇聯人民的祖國戰爭的熱望的回電，從世界各角落裏都寄到蘇聯來了。在這次大戰爭裏，蘇聯不是孤立的。一切愛自由的民族，一切前進的人類，都同他在一起的。

最敬愛的×××先生，在無數的個人或集體的對蘇聯人民表示真摯和熱烈同情的慰問裏，我們也找到了你的慰問。請你接受我們的由衷的感謝，並願你在文化聯絡活動上的未來的成功。

蘇聯對外文協會（V．O．K．S．）主席

V．克明諾夫。

一九四一年八月，莫斯科。

我神鷹出擊湘北記

東絲

汨羅江畔，『磁鐵』吸引了無數的敵騎狼兵，雨洗着血跡，血染紅了江水，敵兵像江水般不絕地增援，不斷地湧來，不斷地倒去，奔馳在前次湘北大會戰他們慘敗的地區上。

在洞庭的荷葉湖中，竄來了二十幾艘敵艦，二百多隻汽艇，獸兵像螞蟻般蜂湧登陸，像老鼠般紛紛竄間。

各地的人，在看自成精光平倭那年後的再次日全蝕奇景；各地的人，在注目這第三次的湘北大會戰，在這時，發出了『神鷹！出擊！』的吼聲。

『鐵雨』會師『東海』

太陽從『天狗』的嘴裡出後，又被夜之神吞沒了，這時，在『神鷹！出擊！』的號召下，遠兵調將都齊進，機場裏而立着一架一架的雄姿錚偉，敏捷的人兒在緊步地忙碌着，加油，試車，掛彈：：興奮掛在每個人的臉上，出任務的人嘴裏似含着一塊糖，太太問：『那兒去？』答案是：『到西北去！』是這樣的乾脆，繼續得太太開個玩笑：『給我帶個西瓜吃！』她不知這番是去給敵人送『鐵西瓜』呀！

次日午後，空中浮遊着薄雲，穿着皮飛行衣的出發者在大隊長鼓勵訓勉之後，紛紛跳上了飛機，一陣微笑的風，歡送的人熱烈地揮着手，揮着手絹，揮着帽子，揮着……馬達發出雷霆之聲，螺旋槳閃耀着雪亮的光圈，如萬馬奔騰，離開了草地，離開了歡送的人羣，雄壯的隊伍出發了，六分鐘後，人們看見天空中移動着一個『品』字。

『鐵雨』設雙魚了天之邊際時，『鐵鷹大隊』與『東海大隊』在××機場會師，融合成一股鐵的洪流。

萬里無雲，秋陽高照，大鐵隊單行進在××千呎高空，像一團銀色的流星，奔向湘北而去。

爆炸在沉寂的懷抱中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時，湘北的上空出現了這聲霹靂。

江河如鏡，洞庭似鏡，岳陽展現在機翼下，雲夢縹緲，將大地妝成許多黑的縫影，可是它的腹寄着多麼熟悉，因為那是我們的土地，就是如今玷汙了的敵騎。

在荷葉湖中，蝟集着許多敵艇，瞄準，炸彈拉下了，閃着火花，艦艇粉碎了，沉沒了！

在汨羅江沿岸，蝟集着許多敵兵，瞄準，炸彈拉下了，閃着火花，肢體粉碎了，迷夢幻滅了！

敵人太不客氣了，對這羣空中不速之客，既未鳴炮歡迎，也不曾來迎迓，讓寶貴的『禮物』，爆炸在沉寂的懷抱中，爆炸聲過後，依然是沉寂。

小意思

神鷹翼化雲霧等，在湘北上空盤旋翻覺一陣，然後安然飛返基地。

機場裏佇候着歡迎凱旋的人，凱旋的鐵鷹由蔚藍的空中飛來，盤旋降落，出征的人從機身裏紛紛跳出，又是一陣揮手，一陣握手，一陣微笑的風。太太笑着討西瓜，『西瓜丟了』！

湘北血戰繼續展開了，這次送的一點『禮物』，自然不過是先表示一點『小意思』。